

K-95.2
卷六
154

767517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八輯

海臺閩荷

南陽海牕

雜筆贈叢

著記言談

(合訂本)



21113001124443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宜基
景漢
石

贈書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三種

荷
牘
叢

談
林
時
對

自序

余自庚辰通籍，筮仕星垣，忝綴班行之末；歟冬徂夏，僅八月餘耳。閩曹多暇，自朝參外，惟奉教海內賢人君子，時時過從。聆其讜論清議，凡朝常典故及國計民生利病安危，周咨博詢；歸寓細細劄記，至今佩服弗忘。奉使南旋，未經復命；驟罹家感，隨駁國屯。苦塊餘生，鼎湖泣血，愧不能墨縗從戎。洎留都再造，晉擢西臺，復改梧掖；咸以服未終闋，戀戀慈闈，竟未遑趨覲就職也。兩經國變，幸免網羅。至蠡城肇興，日偕姚江夫子贊襄戎幕；而新命宣著，以容臺卿貳兼署兵垣。雖稍有補苴，四海橫流難擣一木。放廢以來，潛身蠶甕，鬱伊塞胸無可消遣。念及年來兆禍釀亂之由，痛憤填膺；唾壺既缺，竹如意亦擊碎。酒後耳熱，牢騷不平；輒吮毫伸紙，手自疾書，以當袞鉄。然其間情事，皆親經目覩，或得之故老傳聞、名賢手授。蒐羅采撫，毫髮靡爽；矢諸天日，鬼神鑒臨，不敢以平生喜怒恩怨參錯其間。纂成，名曰「荷牘叢談」。千載而下，覽者庶幾知我、罪我，或亦有以諒予志也夫！

辛未夏杪，七十七翁拾遺氏璽菴述。

荷牘叢談目錄

卷之一（共二十一則）

本朝遠過前代	(一)
陳太史明卿壬午殉難列傳叙	(二)
列朝年號辨誤	(三)
南北都大內宮殿考	(四)
京都形勢	(七)
祖陵祀典	(八)
高皇帝御製皇陵碑文	(10)
本朝格令	(11)
設科取士條格	(十四)
宮中二十四衙門考	(八)
王軫家書	(九)
鑾輿不宜輕出	(三)
三恨五失十五勝算	(三)

昭代狀元考略	(西)
理學真傳	(五)
殿試策略	(六)
于忠肅功在社稷	(七)
鄭端簡公吾學編紀儒臣十人	(三〇)
弘治名臣相助爲理	(三一)
劉忠宣受知泰陵	(三二)
徐武功王威寧將略	(三三)
大臣享壽考	(三四)
卷之二（共二十三則）	
十六朝綸屏秉政紀	(七)
列朝犯顏強諫杖斃慘殺諸公	(八)
三百年文章代不乏人	(九)
兩浙人物	(十)
昭代公卿類多清節可風	(十一)

圖讖童謠災祥占驗皆確有可憑	(三)
本朝第一人物	(毛)
一屋散錢	(毛)
對君有體	(毛)
賢者不矜細行	(毛)
盜亦有人心	(毛)
枉做小人	(毛)
徐華亭饒幹濟	(毛)
高文襄公儲本兵議	(毛)
朋黨大略	(毛)
京師首善書院	(毛)
趙忠毅公奏銓曹積弊	(毛)
楊忠烈公血書	(毛)
孫閣部文忠公請面奏軍機以清君側之惡	(毛)
葉文忠臺山養成瑞禍	(毛)
高忠憲公論三案	(毛)

- 倪文正公奏議 (五)
瞿給諫式耜六不平疏 (七)
卷之三（共二十三則）

威廟欽定逆案	(八)
京畿四輔說	(八)
國家三大弊政	(八)
國事讐張拱手以遼陽予敵	(八)
王給諫都疏糾首翻逆案	(八)
劉忠端公起京兆面恩疏	(八)
天下危尤注意相	(九)
溫體仁誤國	(九)
王季重規陽羨	(九)
狀元宰相讓文山獨步千秋	(九)
鼎甲不足貴	(九)
門戶之禍	(九)
	(100)

錢御冷相公與劉念臺總憲書	(101)
東林中依草附木之徒	(101)
京營之弊	(106)
剿寇事權不一	(108)
深文峻法憲典火烈	(109)
陳啓新傳	(111)
袁崇煥方一藻楊嗣昌陳新甲謝陞等議款不終	(113)
威廟聽信內侍爲失策	(115)
萬茹茶奏疏	(116)
李忠文公齋沐具疏	(117)
南安子對症藥說	(119)
卷之四（共十二則）	
馬阮合交之由	(111)
閣部史公以四藩防江	(113)
馬士英不知左帥避闥南奔撤江防兵以阻遏	(114)

南都三疑案

(二天)

蠡城監國

(二元)

王之仁攘奪義餉以致江干潰散

(二毛)

阮大鉞代草假方國安王之仁具疏請除東林餘孽

(二元)

思文卽位於閩

(四三)

端溪滇桂十六載紀元延統

(四四)

鄭芝龍父子祖孫三世據海島

(四五)

登州三叛

(五〇)

三王無貴相

(六一)

荷牘叢談卷之一

明州野史拾遺氏靈翁纂

本朝遠過前代

高皇帝以布衣起淮右，提三尺劍，與群雄角而勝；遂驅蒙古，還之大漠。日月滌而重輝，乾坤闢而再位。然且聖不自聖，鷄鳴而起，未辨色而視朝；六宮取充位，無燕趙二八之奉；賜租之詔，無歲不下；一起閱江樓，樓成而輒罷之，終其身不爲離宮別館。滇詔在臥榻十七年而始平，朝鮮、安南阻日本，閉關聽其自服，而不開邊覈；廢丞相，析中書省而六之；五都督府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握兵；外戚食國租而不與政，南面三十年而不改元，薄海稱臣妾而不加徽號；雖神武蓋一世，而抑其心以下賢；尊在九重，而洞徹其神以與閭閻之志氣通；此弇州山人之頌也。李本寧太史曰：『有以匹夫得天下者，未有以江左一天下；有以中華兼漠北者，未有中華胥爲左衽，而能驅除之匹夫起江左。用夏變夷，德澤宰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垂祀三百，偉哉高皇帝之烈也，萬世一人矣』。

謝文肅鐸云：『本朝政體，度越前代者有數事：公主寡不再擇婿，中官有寵者賜袍

帶不與朝臣並任，王公不敢擅殺人，重臣不得自辟下僚，文廟不用塑像易以木主，嶽鎮海瀆之神不加封號，文武官員不得挾妓』。陳眉公繼儒云：『更有十事：邊鎮督府以文臣爲將，天子自爲居守，內閣六卿外廷會推，內廷不得專擅，母后不稱制，勳戚不干政，皇子講官郎宮坊僚采，不立博望苑，不開天策府，無殉葬，生員不許利病，不用黥刑，腐刑之刑，京師有熟審，直省有恤刑，非大典不輕赦，三品以上始蔭子入監，統袞不得濫朝籍。善乎平涵宋相國之推言也。神武要於不殺，慘舒協於時中，紀綱挈於獨斷。聲律身度，自強不息，與道合真，與天同運。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太祖又集古帝王之大成，至矣無以尚矣。然則定鼎卜曆，宜垂裕無疆，而何甲申之春，眇寇一入，燕京化爲異域。若長江天塹，國有人焉，則東晉再造，南宋偏安，庶幾復覩，而僉壬竊柄，國是譏張，金陵王氣黯然消，而夏社竟屋矣。人謀固不臧，天意亦難問，將所謂參夷瓜蔓，咎在文皇者，其信然聊！抑冥冥之中，尙猶未定耶！』

陳太史明卿壬午殉難列傳叙

古來死忠，代不數數。商惟墨允，漢獨龔勝，唐家河北無一義士，宋季南朝止李侍郎；未有開創未渝再傳，而忠義千古爲盛，如昭代遜國之際者也。當靖難師起，以誅錯爲名，獨齊、黃兩人耳。洎天下大定，榜列奸臣，前後凡五十人。蓋自推戴勸進外，

人人苟息豫讓矣。而引繩披根，株連瓜蔓，澤量若焦，狐猿夜噭，參夷之憚，於是極已，則皆孝孺十族之言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首，湛宗燔墓而不悔，而萬乘之威亦幾於殫矣。夫以遜順天，非若蕭牆之喋血也；以旦代辟，非若易姓之受命也。建文君何以得此於諸臣哉，則皆高皇帝所培養之忠臣義士也。當平元捷至，詔群臣嘗仕元者不許賀。建余闕李徽祠，贈謚福壽，每歲遣官致祭，而履聲橐橐之老臣，則愧之以文天祥，而終竄以死，蓋激勵若斯之至也，三十年亘萬世矣。食報之厚，不亦宜乎？昔人有言：『平時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有杖節死義之臣』。有國家者欲收忠義之報，其先務儲養哉！

列朝年號辨誤

宋太祖改元乾德，令擇前代未有者，後見宮人鏡背有乾德四年，竇儀知爲蜀物，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高宋、孝宗初欲用炎興、乾統，以劉先主契丹嘗有此號，乃復更議。若梁主張重華，南唐賊張遇賢，宋賊方臘，俱號永樂。契丹述律，元出帝，俱號天順皇帝。西夏號正德，本朝用此三號。儒臣失考之過也。春雨堂雜抄曰：『孝宗升遐，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考選，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命題諷之』。酌中志略云：『熹宗時，大內司鑰庫積有歷代古錢，一日御前於舊鏡

內得天啓大小錢數枚；色甚古。司禮李永真、向若愚說之，因考歷代史並玉海等書，始知南梁蕭莊，拓跋魏元法僧，並南詔俱曾有此號；亦宰相不讀書之過耳。惟蕭皇入繼紀元，內閣初擬明良，次紹治，次嘉靖，上特用嘉靖云。迺天順天在上、景泰天在下，萬曆爲盈數，泰昌有兩日之象，皆未爲協。威廟時以崇禎紀元，而任溫體仁爲相，用法苛刻少恩，京師人口語「崇皇帝，溫閣老」，崇與戎同音，溫與瘟同音。父老至今猶爲歎息』。

南北都大內宮殿考

洪武十年，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乾清宮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曰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古而稍加增益。

永樂初，營建北京，凡廟社郊壇場宮殿樓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爲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

月興工，至十八年九月工竣。酌中志略云：北京大內規制，皇城南向，曰大明門，稍北向東曰長安右門，再北向東曰東安門，北向曰北安門，俗所稱厚載門也。轉而向西曰西安門，再南向西曰長安右門；此外圍六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登聞鼓院則在長安右門之外。紫禁城南向第一重，曰承天之門，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右掖門，向東曰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向西曰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北向曰玄武門，此內圍八門也。牆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護城之河繞焉。大明內曰承天之門，其內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也。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門，再東曰松林，則會推處。西曰闕右門，其居中巍然向明者爲午門，鐘鼓在焉。左掖門、右掖門之內居中南向者，曰皇極門，卽奉天門，銅壺滴漏在焉。其左曰弘政門，卽東角門也，右曰宣治門，卽西角門。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卽右順門也；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卽右順門也。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在此處，從會極門南入曰內門，輔臣票本清禁之所，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皇極門內居中南向者曰皇極殿，卽奉天殿，金甃玉瓦；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卽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卽武樓；中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卽華蓋殿也；殿之兩傍，東曰中左門，召對或在此；西曰中右門，再北曰建極殿，卽謹身殿也。皆嘉靖時重修改名，殿居中向後，高踞三疊白玉欄干之上者，爲雲臺門；

兩傍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卽雲臺左右門也。又名平臺，凡召對閣部等官或於平臺，卽後左門。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宗門。南向者則仁德門，爲乾清宮，左右金獅各一，入門再陞白玉石欄干，直至乾清大殿，丹陛下近月臺有一洞通東西行走者，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門，右小門曰鳳彩門。左有殿曰昭仁，右有殿曰弘德。再北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皇極殿之制。再北坤寧宮，皇后所居也。左曰景和門，右曰隆福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便接瓊苑左右門矣。坤寧門仍有中門，向後拍閉而不開。乾清大殿之左向西曰端凝殿，右向東曰懋勤殿。坤寧之後則後苑也，欽安殿在焉，供玄天上帝之所，魚池山子，奇花異卉，景色可人。東南曰瓊苑左門，西曰瓊苑右門。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牆外則紫禁城之玄武門，每夜之更鼓在焉。此大內宮室之略。尙有慈寧、慈慶等宮，爲皇太后、皇太妃所居。翼坤宮爲皇貴妃所居，承乾、鍾粹等宮，爲東宮並東宮妃所居。永和宮，爲諸王所居。皇城北安門內壽皇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也；皆土渣堆積而成，山上樹木森鬱，鶴鹿成群，內有紅閣，列皇帝殉國之所，鼎湖泣血，千古痛心。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再南過北上門則與紫禁城玄武門相對，北上西門之西有大高玄殿，其前門曰始青道院，左右有牌坊曰先天白鏡，曰大極懶林。又有閣二座，左曰光明閣，右曰烟靈閣。殿之東北曰象一宮，乃世廟玄修之所名。西內又西曰西直房，卽櫟房也。

，武廟崩於此，其東則西下馬門矣。玉河橋卽金海橋，有坊二：曰金鰲，曰玉鯢。再南曰五雷殿，卽椒園也，亦名蕉園，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其內府各監局二十四衙門，在紫禁城內外，不概列。

京都形勢

憲章類編云：本廟之都燕也，蓋與古不同，稍難於周、漢，而大勝於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瓴之險；人藉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界限之防；故卒不能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凜、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邊、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京後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踞，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弧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足，甘心棄土，略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宣防，開平、東勝已渝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徵商，宣大之鑿塹敵臺，京後之防

，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藉生養之富，大拓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釁隙乃生。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於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非失權之過乎？嗟乎！白刃在前，不顧流矢，敵旣窺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勢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京後不講，則緩急輕重之間，失權多矣。嗚呼！往有恨，無能逭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反爲餌而先垣京後立可也。今惟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有入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番更休，以習禁軍之勞逸。斯所謂卽體酌用，備形勢之要策矣。

祖陵祀典

熙祖陵在泗州基運山，德祖、懿祖就基運山望祭。按基運山設泗州祠祭署，奉祠一人，以朱氏世官；朱名貴，本宗人壻也。陵戶三百十四家，長至、元旦，大牢三；清明、中元、孟冬，每朔望少牢三，奉祠行事。洪武二年，詔立鳳陽皇陵碑，加仁祖淳皇帝